

卷



四

重
跡
總
候
官
侍
郎
戶
萬
松

學
士
戶
陳
以
勤

分
校
官
修
撰
臣
諸
大
峻

書
寫
儒
士
臣
胡
邦
寧

圖
點
監
主
臣
林
汝
松

臣
董
仲
略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

十八陽

莊

莊公二十四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預

註。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婦。故冬各來伐。陰德明釋大。媵以證反。入繩證反。送也。竟音境。好呼報反。孔穎達正義疏。十九年注公子至來伐。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為魯女。左氏無傳。取彼為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以未入國。畧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皆衛齊三

國來媵然則為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從適而行此鄆是衛之東也。蓋陳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鄆。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鄆。傳女會盟。鄆是盟處。故言于鄆。非本期送女使至鄆也。既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雖我盟于暴。四日之間。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俱解。故再稱名氏。除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承群僞之言。以誤其國。宋人被伐而貶華椒。今三國伐魯。不貶公子結者。結之為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椒事異。故不貶。要義公子結遂事無益有害。凡媵皆送至嫁女之國從適而行。並見前正義。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何休註。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事。陸德明釋文。娣從。才用反。下註同。徐彥疏。媵者何。解云。媵是碎事。例不見經今而書之。故執不知問。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註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今重繼嗣也。國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

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膝路。釋文族音疾。又音自。疏姪者

何。解云。昭穆異等。而與嫡俱行。故執不知問。婦者何。解云。與姪同

倫而在姪下。故執不知問。諸侯至再娶。解云。傳言此者。群所以有膝

之意。言諸侯娶女非一者。正由不得再娶故也。注必以至人喜也。解

云。即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履帶。范氏云。欲共享其祿是也。注所以

防嫉妬。解云。謂三人不相疾也。注今重繼嗣也。解云。謂三人不相

疾共保其子。注則以倫至親也。解云。謂備姪所以尊尊。備婦所以親

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注九者。極陽數也。解云。謂對一三五七以

為極矣也。注開膝路。解云。謂亦有為嫡之望也。膝不書此何以書。注

据伯姬歸于紀不書膝也。疏注据姬歸于紀者。解云。在隱二年冬。為其

有遂事書。注為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

姬書膝也。不膝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好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

于鄆。釋文為其于偽反。注及下注同。疏注為下有遂事善也。解云。即

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注故書所至不當書。解云。謂書膝是也。注

以起將有所詳錄。解云。正欲見盟事之意。合詳而錄之。注猶伯姬書

膝也。解云。即成八年衛人來膝。傳曰。膝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

晉人未勝。傳曰。勝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齊人未勝。傳云。勝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未勝。非禮也。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者是也。注言公至盟于鄆。解云。是其得書之文也。大夫無逐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註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註先是鄆處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遺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為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為勝出地也。陳稱人有為內書。故畧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釋文矯。居表反。難。乃旦反。背音佩。疏注先是至不至。解云。即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是也。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注欲深謀伐魯。解云。正以善而詳錄之。故知欲伐矣。注先書地。解云。謂書鄆是也。注明出竟乃得專之也。解云。正以鄆為衛地故也。注此陳至在塗也。解云。即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是。注加之者。禮未成也。解

云。正以此婦未成爲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配。禮宜言腰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西鄙。解云。卽以終也。注而盟不至不信也。

解云。以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故如此解。洪誥紀詠一聘九女。一聘諸侯九女俱異於二女不同居。祁祁姪娣象歸妹。惠及宮人寵賁魚。按睽言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謂二陰同居各有從夫之願。歸妹言歸妹以娣。謂少女從娣而嫁。合於九女之說。刺言賁魚以宮人寵。謂刺小人如御宮人。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亦猶是也。其後周衰禮廢。異姓來媵。至於三國者有之。諸侯再娶者多矣。如鄭文公又娶于江。又娶于蘇。衛莊公娶于齊。又娶于陳之類。三國媵之。非禮。其說在後篇。公羊曰。見前。穀梁曰。見後。受命不受辭。受命宜乎弗受辭。可安社稷則專之。聖經與結稱公子。三國來攻匪致師。按盟稱公子。是與其盟。至冬三國伐西鄙。則皆稱人。不罪結也。啖氏曰。結稱公子。以其憂國故嘉之。公羊曰。見前。穀梁曰。見後。杜氏見前杜預註。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詳要盟也。范甯註。魯曾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亦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陸德明釋文。要於邊反。注同。楊士勳疏。傳詳要盟也。釋文。文十六年季孫行父

會稱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此若齊宋不許。亦當云弗及盟。而云辟要盟也者。彼以行父失辭。又無滕事。故云弗及盟。此有滕事。若齊宋不許。則直書滕事而已。故云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滕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註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釋文見。齊納反。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註但為遂事。假歸滕事耳。故魯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釋文為。于僞反。疏注但為主主名。釋曰。假歸滕事。滕是小事。不合書。終今統書也。故云假。非謂無滕事也。不處其主名者。謂不言陳侯夫人而云陳人之婦。是不處其主名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釋文數。音朔。惡。烏路反。疏傳數。俞應之也。釋曰。數。疾也。謂秋共盟。冬而見伐。變盟之疾。故不書日。以惡之也。或以為數。俞為今冬伐我西鄙。明年齊又伐我。故云數。理亦通也。葉夢得。獻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鄭。至國重無說。右滕淺事。不志是也。此蓋欲見公子結之遂。故不得不先書。若結實受命於魯。使以滕往。例二國而強與之盟。則既得盟。自不必見滕而直書盟。何用著結之遂。若結但以滕往。遇二國而自請與之專盟。則非魯之要。何用見其辟。傳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是謂結本無滕事。魯欲強二國而要盟。虛設滕事以往。經因辟其名以志之。不唯齊宋大國不可欺。

以虛言。且是時齊宋強而魯弱。魯亦安能使人越境要盟而必其從乎。程
伊川傳。鄭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擊之以往。
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
而往。盟為遂事。程氏遺書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
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胡安國傳。
媵。淺事。陳人微者。以充實。纂疏按詩小序。江皖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
上昏禮。媵布席于奧。則卿大夫士皆有媵。但不必備耳。公子往焉。是以所
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輅與
音預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纂疏薛氏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
盟。非其事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夫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
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纂疏據衛人晉人齊人來媵皆微者。
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纂疏據公子遂會領成盟于泰。不言
遂。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遂者。專事之詞。纂疏公羊遂。生事也。何
氏曰。生。猶造也。專事之詞。孔氏正義。遂。擅成事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公羊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
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纂疏按。公羊則不可專命矣。但曰不受辭。

則不過權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而已。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纂疏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況無益而有害乎。愚按前漢兩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謀封奉世。蕭望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効。不可為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卒得不誅。不宜復加齊王。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違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遺意乎。然考之傳註。說教梁者以謂公子結之滕與盟。皆出君命。左傳註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滕。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臨川吳氏人以盟出君命。而滕乃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滕。而書滕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滕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蒍如平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啖氏曰。見陸淳纂傳。微旨及陸淳纂例。家氏曰。見家鉉翁詳說。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蜀杜氏曰。見杜預會義。劉氏曰。見劉敞權衡。張

洽集註愚按是時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
言不宿於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
與戎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臧孫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爲得之。程子
曰。見前經。伊川傳董仲舒繁露精華篇曰。春秋大夫有專之可者。謂救危
除患也。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道生事從齊桓命。春秋不非。以
爲救莊公之危也。陸淳纂例。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爲遂事起本
也。三國未媵。非禮也。故書禮當二國。滕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也。
不志。此說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已。
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爲媵乎。恐此禮難行。今不取。趙子曰。
左氏云。異姓則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
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爲失禮。非謂譏異姓未
媵。其義亦甚明。陸淳集傳微旨。啖氏云。媵。卑者之事也。稱公子。嘉其憂國
之義也。先地而後盟。見出境也。此言結之卒。反他處並不見於經。必非命
卿也。嘉其既出境外。能與齊宋爲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此亦變之正
也。此義與屈完書狄義同。公子穀梁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媵書者爲遂。

事起也。公子結受命媵陳人之婦。不受命與齊侯宋公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非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按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魯。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鄆為出境。乃得專之。則公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瑩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哉。况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有媵。不當書。故略言之也。劉敞傳媵者何。送女也。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權國。義也。其權國奈何。齊侯宋公之在鄆。則魯人憂。大夫以君命出。苟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結之遂乎盟。春秋與之。何用見春秋與之。公子之尊。非稱也。媵陳人之婦。非志也。于鄆。非地也。稱所非稱。以見義志所非志。以見事地所非地。以見權。唯義為可以權。劉敞意林好功名。任智數者。亦多為義與權矣。未必中也。故明於王者之制。乃可以為義。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親親友賢善隣之義。此結所以得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俱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竟外也。與專命君側者異指。是乃春秋之予結者也。劉敞權衡杜云。大夫出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野。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滕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然則社氏謂結所行是乎非乎。以為是不得云。本非魯公意。而失滕陳之好也。以為非不得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且齊宋有會。結權事之宜。而與二君盟。何事之權也。安社稷。利國家。專之為可。今結與二君盟。而三國來伐。是社稷不安。國家不利。而結去其本職。是專命矣。葷溺專命。春秋貶去其族。結亦專命。今何故不貶其族也。然則社氏欲言結之行事。而不得其義者。也是非不決。難以教後世矣。公羊以謂滕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感。又無故貶損陳侯。使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又曰。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亦非也。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眾姓婦共之哉。獨不為輕宗廟社稷乎。禮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由是而言。宗廟不輕於族人。國君不輕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君何故反得以妾為婦哉。然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歸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二。若不再娶。安取此乎哉。苟命武王三十而娶。其后亦

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計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強云不再娶乎。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驗著。非一娶明矣。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御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假令魯以專使參盟於大國。雖不得盟而無怒。今乃飾卑者之任而干大國之重。魯何倒行逆施而為此哉。且魯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待兩端。若得盟。則固曰吾來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爾。今結既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為此謀者。欲以誑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者。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之婦。則不成為媵。而傳又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乃似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豈誠魯人之事哉。蘇穎濱解媵不書。以遂事故書。其曰陳人之婦。畧言之也。大夫受命以出。共命而不敢專。正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不得已而專之可也。非利而專之。則是擅命者不稱公子。輦之伐鄭伐宋是也。結雖擅命而稱公子。蓋許之也。龍學孫覺經解媵者。常事。春秋不書。陳人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而

成宋盟。遂詐公命以盟齊侯宋公。於是之時。齊桓方伯。而宋又疆國。公子結不終媵事而欲交歡偕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好。是年之冬。三國皆來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事召之。故先書媵事于鄆。以見其失陳之因。次書遂盟。又見其召寇之迹。公子結本以媵往而媵事不終。及齊宋盟而齊宋皆怒。是公子結一出而召三國之師。為結者不勝其罪矣。所以使之者猶未免乎有罪也。公子結於此書之後。遂不復見。陸淳以謂有遂事之美。故特書之。然公子結遂盟而召寇。不可謂賢也。或以為貶之。故不書卒。然春秋之間。惡有甚於公子結遂事而書卒者矣。皆不通。此蓋以其遂盟召寇特書之爾。若於其卒。則其不為大夫自不當書矣。盟不言地。盟于鄆也。書及公子結為志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按結之遂事而致三國之師。豈得謂安國家利社稷乎。穀梁曰。辟要盟也。按春秋記事。安得虛加其文乎。若曾自辟要盟。孔子亦當考實而出之也。杜預曰。結去其本職。與二國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冬來伐。此說是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凡內大夫以君命出曰如某。今公子結媵而不曰如陳。蓋結實欲要齊宋之盟。故假媵事以行爾。而非有君命矣。且媵非所以于鄆者也。遂及齊侯宋公盟。惡專命也。杜謬會義摘微曰。結本為

勝使遂專會盟。利國家衛社稷者臣不得以專之。故書首末且明。指掌義曰。穀梁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也。然則為勝人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鄆是衛之東地也。至鄆停女會盟。故言于鄆。非本期送女使至鄆也。其盟本非公意。又夫勝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也。發微曰。陳稱人者。勝不當書。書者為遂事起。結嫡命專盟。故曰遂以。慈之。新義曰。稱公子者。始受君命辭。遂而加及者何。累言也。何言乎累。冬三國之師伐我西鄙。由此盟也。索隱曰。春秋書內大夫遂事者何也。誅其專而不忠不臣者也。凡內之大夫因君命以出而自專自肆。遂生他事者。皆書曰遂。若公子結之類是也。大夫竊諸侯之命而專之者。蓋非一國。不可得以備書。舉內之大夫。則天下之大夫可知矣。其曰遂者。疾其不稟君命而遂以生事也。所以策君道之微弱。誅亂臣之矯亢。而專命不忠以壞法亂紀云耳。諸儒不本經。不述實。故曰許其專之也。諤曰。春秋所書。撥之以禮。經之正也。亦有以起文而見其義也。今書勝陳人之婦。蓋起公子結遂事之文矣。且公子結送女。當至其所勝之國。以致其君之命也。何則。及鄆而與齊宋為盟。非禮可知也。公羊又以為專之則可者。然豈有臣廢君命而專遂其所為哉。觀結難及二國盟。而曾

於秋見伐。亦無益耳。武諸侯專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盟書以示讖。杜預註見前。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嘆氏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葉夢得傳公子結。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人陳侯也。何以言人。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別外之辭也。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媵臣。凡媵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媵陳人之婦。而結知齊與宋將有不可於魯而遇諸鄆。結因與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遂為善歟。春秋言遂二。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而言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為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內。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視有不可者不為之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也。張大亨通訓公子魯卿也。而為陳媵

臣。是失職也。腰臣。賤役也。而與霸者盟。是侵官也。卿體國者也。其受命以出。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從君之命。而至於累國。此不可為者也。雖國位以辭之可也。專君之命。而可以利國。此可為者也。雖出位以任之可也。今結以國卿之貴。而不能辭賤臣之役。致其君使臣不以禮。非以道事君者。結以腰臣之賤。而參霸者之盟。致其國有西鄙之伐。非出境安社稷者。持有累國之事。專命之戮耳。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息齋高閎集註此公子結非因腰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其實為齊宋之盟。而出耳。是時鄭之巨室嫁女於陳人。而結將以其女腰之。故因會齊宋盟。而挈之以往焉。先地復盟。見二君之先在鄭也。夫結好大國。而乃以私事取怒。故聖人以盟為違事。而特書違及。所以深罪結也。先儒為大夫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乃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得以便宜從事。所謂使於四方。而能專對者也。若本無此命。而欲專之。是教後世人臣矯命。竊權不恭之大者。非可以為法也。且公子結果有功。則秋既盟。而冬致三國之來伐。是召寇耳。結自是不見於經。又不書卒。蓋三國來伐。歸罪於結。絀其爵位故也。而先儒習其違事之說。至如陳湯傳介子之徒。皆有矯制之大罪。於王當誅。反取先儒義斷之。乃悉以為功。而受封賞。是其為